

小說概述

戴華萱

一、前言

在年年新書銷量、書店數雙雙銳減的書市，業界估計2016年的出版值恐只有2012年352億元的一半水準，然在出版業極其慘淡之際，長篇小說卻仍能延續前兩年豐碩的亮眼表現。值得玩味的是，在這樣一個追求速度與效率的網路時代，董啟章曾言長篇小說是「不合時宜的文學和文化形式」，反觀今年長篇小說中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說以及系列長篇意識的付之實踐，都呈現不減反增的氣勢，著實出乎人意料之外，無疑是頗值得推敲的現象。創作者除了專職寫手持續爭奇鬥艷外，還有睽違多年的小說家歸隊，以及活躍於文學外之專業領域的作家加入，文壇一時間更形熱鬧紛雜。更重要的變化趨勢是，小說跨界展演，增添了各種想像的可能與表現的形式，為小說界注入多元元素與嶄新氣象。

二、長篇小說

今年度出版的124本小說中，長篇小說的數量就超過二分之一，其中一部分延續以歷史為經緯，演繹大時代故事的長篇典型，包括陳耀昌《傀儡花》、林克明《天涯海角熱蘭遮：一個荷裔福爾摩沙人的追憶》、李旺台《播磨丸》、黃國華《邊境台商》、李金蓮《浮水錄》、周代《等待天明》、潘松帶《黑白道台灣》等作。我們不難發現，這

些作家多非文壇老將或職業寫手，亦非文學獎常勝軍，反倒有一類像陳耀昌因《傀儡花》獲文學大獎而開始受到文壇關注者。榮獲「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的《傀儡花》以清同治6年（1867）南台灣「羅妹號（羅德號ROVER）」的國際真實事件為主軸，以「下瑯嶠十八番社」（今屏東枋寮以南）大頭目卓杞篤與美國簽訂國際條約的真實事件拉開故事的軸線。書中描寫19世紀恆春半島各族群並立雜處，包括原住民、閩、客及西方國家間的衝突與協調，更虛構了傀儡花（番）「潘蝶妹」（客家父親和嘉禮番公主的混血）的角色，進而杜撰她和美國領事李仙得的愛情故事，據此編織多元族群融合的史觀。

另一部得獎的長篇是李旺台的《播磨丸》，此作為他一舉奪下首屆「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首獎從缺）。小說描述七千多個日本軍工企業的台灣人遭滯留在海南島，日本戰敗後將返鄉的希望全寄託在一殘破的巨型油輪「播磨丸」上。作者為這一段被動亂抹去的真實台灣史補白，同時也想像在這艘宛如超大型難民船上的18天，虛構交織出台灣、日本以及朝鮮人間的衝突與合作的返家之旅。這兩部長篇歷史小說都選擇了較不為人知的台灣歷史素材，以小說為歷史補上缺口的意圖十分明顯。還有另一類的長篇小說則是側重勾勒地方史，書寫的自然多是作

者的家鄉。呂則之《哭泣船》定位在澎湖，訴盡漁船在海上的凶險與詭譎的政治氣象，是一部別出心裁的海洋書寫；詹明儒《西螺溪協奏曲》道出故鄉西螺溪的故事及變遷史；馬紹·阿紀（Masao Aki）《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刻劃四代新竹泰雅族的繁衍與文化傳遞；夏夏《末日前的啤酒》則寫出2009年莫拉克風災災區的故事。氣勢最磅礴的地方史小說，非邱致清《水神》莫屬。文本的空間鎖定府城台南，時間橫跨清康熙迄今300年，作者勾勒出糖商李達家族的五代興衰迭變，宛如台南歷史縮影。此部小說於2011年首獲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2016年再入圍「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

在這類以文寫史的小說中，進一步發現作家們構思巨製系列長篇的創作意識衍然成形，最引人關注的正是楊照「百年荒蕪」系列。此系列於2002年發想，揚言寫100篇從1901年至2000年的「年分小說」，亦即以單一年分為題，歷史時空為景，描摹出他眼中荒涼、荒蕪的20世紀台灣風貌。楊照於今年一口氣就出版了兩本小說，開路先鋒之作《1981光陰賊》的背景設定於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以文學青年與已婚女子的禁忌之戀為主軸，小說原型來自《迷路的詩》（1996）中的幾篇散文，〈一九八〇備忘錄〉裡的陳姊M成了《1981光陰賊》裡的林姊M，繼續與「我」演繹一段情感悲劇。乍讀之下似乎很不歷史，但楊照正是刻意擺落大寫的政治敘事，以這段禁忌的情愛烘托出1979年台美斷交之際的社會氛圍。「系列二」《遲緩的陽光》收錄1901年至1904年的4篇中短篇小說，以日本人在台灣的故事，道

出「非台灣人的台灣史」。楊照在寫作形式上雖然刻意迴避大河小說的傳統寫法，但實質展現濃烈的「大河小說精神」，透過作者筆下遊走在台灣歷史的時間線中的人物及故事，得以遠觀睥睨台灣社會的變化樣貌。正是將這樣的精神付之實踐，獲選為九歌105小說選年度小說得主的楊照可謂實至名歸。楊照的「百年荒蕪」系列工程仍在持續進行中，且讓我們翹首以待。

除了對歷史的關懷外，今年長篇小說的另一個大宗主題是宗教與生死輪迴。陳念萱《恆河邊：《金剛經》裡尋找大雄》，顧名思義即是以《金剛經》為書寫核心；邱比《最後安慰》以蒙太奇手法剪輯多重時空，架構出人類經歷末世重新創世的輪迴歷程。皈依聖嚴法師的施叔青，除為其作傳《枯木開花》（2000）及走訪禪寺而寫下的《心在何處》（2004）外，《度越》是她第一部佛教小說。此書以佛學昌盛的東晉為小說的背景，藉由古、今兩組人物隔世冥冥對應，寫出一則宗教輪迴寓言。有別於「香港三部曲」、「台灣三部曲」華麗繁複的風格，施叔青在《度越》中轉以簡約素靜的淡筆，在小說中展現近年來修行的心境。繼《時光隊伍》後，蘇偉貞再一次傾訴對亡者的思念。《時光隊伍》寫的是丈夫張德模活著的時光；《旋轉門》則以逝世12年的丈夫為原型，形塑出主角「大疤」及其死後的世界，採電影運鏡的雙軌手法，再以既動且靜的旋轉門打破軸線以穿透今昔，啟動生與死的輪迴對話。吳鈞堯《學生》延續《火殤世紀》、《遺神》以來書寫金門的地域視角，不同的是此書大量以神怪迭出的魔幻書寫，以另一種方式觀看金門，獲2012年國藝

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小說以三兄弟為主角，讓兩位早夭的兄長自《山海經》登場，在遠古與當代的對話中以文字安放亡靈，自神話世界中萬物靈魂消長中感悟生死觀。

三、短篇小說

相較於長篇，今年短篇小說的創作量疲軟，若再除卻各式小說選集，短篇小說的出版量就更微乎其微。尤其台灣唯一一份以小說為主要內容的《短篇小說》雙月刊在今年停刊（2012年6月迄2015年12月，共出版22期），彷彿也傳達出某種警訊。特別的是，今年短篇小說集有多部採取情節互涉的設計。周丹穎將長年往返台灣和法國之間的生活經驗寫成《雙城喜劇》，小說時間跨度30年，起於21世紀初，迄於未來的三〇年代，歷時三代，透過不同年齡職業身分的女性串起小說情節，敘寫人在夾縫中的苦樂悲喜。出場人物穿梭在8個短篇之中，彼此藕斷絲連，以一種錯落的視角產生既聯繫又斷裂，既順時又跳躍的節奏感。《捕霧的人》是黃暉婷第一部小說，甫一出手就獲選2016年文化部藝術新秀首次創作發表補助的佳績。全書10篇小說也是看似各自獨立，但實則相互關聯，得以連綴成一張家族、人際系譜。每篇皆以一種水的形態為主要意象，操演各自的生命困境，得以成長小說視之。黃錦樹《雨》的每一篇都在下雨，以作品一至八號稱之，並讓以「辛」為名的主角在多篇重複出現。準此，這些作品讀起來都像一部偽長篇小說。最具新意的則是蔡素芬《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10篇小說中的角色未連貫全書，而是採兩兩互文的設計，如首篇〈別著

花的流淚的大象〉和末篇〈大象的生日〉即首尾呼應，在餘韻延長之際，同一個故事腳本分由兩方視角敘述詮釋，層構出不同意義的解讀，更具張力與辯證性。

在小說選集方面，為讓讀者得以閱讀全貌，自然以短篇小說為主。始於2000年而迄今不曾間斷的「九歌年度小說選」，向來是每年小說選的指標，今年由童偉格主編，以能表現作者的創作初衷與獨特性為選編標準。有趣的是，由呂正惠策劃，藍建春編選的《聽說台灣：台灣小說2015》，自覺的有別於評論界偏愛的創作主流，選文標準是「從生活經驗出發，有當代氣息，不要太重視技巧和創新」，將兩部同屬105年度的小說選參看，童偉格選出16篇與藍建春選出13篇兩相對照，選錄的小說家與作品果真截然不同（僅重複作家「袁瓊瓊」，然選篇亦不同），這確實是值得讀者省思玩味的現象。

此外，今年的小說選集還可歸納出幾個面相，第一類是個人小說選集，蘇飛雅《窗外煙花窗內雨》，就是她10年來得獎作品的集結；另有《林金郎宗教小說選》、《迴身——妍音短篇小說選》、《大煙袋——喬木短篇小說集》，都是個人歷年來創作的精選。第二類為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集，依推理、電影、奇幻的不同類型，分別有《天蠶之鉤：第14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合輯》、《大裂：第6屆「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玄牝之門：金車奇幻小說獎傑作選》。第三類是設定閱讀對象，分別有陳憲仁《雲林縣青少年台灣文學讀本（一）：小說卷》、石曉楓，凌性傑《人情的流轉：國民小說讀本》，前者選編的目的在希望青少年認識雲林當地的作家與

作品，後者希望年輕學子認識兩岸各世代具代表性的14位小說家。另，值得一提的是，許榮哲主編的《耕莘50小說選》，選錄了19位從耕莘青年寫作會出發的小說家，分別為：林黛嫻、羅位育、莊華堂、王幼華、姜天陸、楊麗玲、凌明玉、張友漁、徐正雄、許正平、許榮哲、李儀婷、Killer、黃崇凱、神小風、朱宥勳、李奕樵、林佑軒、徐嘉澤，《耕莘50小說選》為7本「耕莘文叢」的其中之一，銘刻耕莘青年寫作會五十年來培植出許多優秀的文壇小說家。

四、經典重刊·睽違之作·活躍於文學外之專業領域的作家

將資深作家的代表作重新印行出版，都是絕版多年的經典著作。今年重刊的都是成書於四〇至六〇年代的長篇小說，自然脫離不了大時代的歷史故事。紀剛《滾滾遼河》創作始於1946年，為45萬字的巨著，描寫抗戰期間東北青年的地下抗日工作與愛情故事，曾躋身四大抗戰小說之列。1959年8月於《中央日報》副刊連載後，隨即獲得熱烈迴響。自發表迄1969年出版間四易其稿，不到一年的時間迅即發行十版，爾後更被製播為廣播小說及拍攝電視劇《遼河戀》，可見風靡一時。不同於《滾滾遼河》的熱銷，姜貴兩部描摹共產主義崛起的《旋風》、《重陽》在脫稿後竟乏人問津，屢遭退稿後毅然自費出版。直至夏志清推崇姜貴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旋風》、《重陽》才躍升為反共文學經典。

到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六〇年代，於梨華寫活了那個時代的留學生心境與生活樣貌，停雲出版社在2015

年宣布將從於梨華的26本著作中精選18本重新出版，堪稱是大規模的經典重刊工程。繼《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黃昏，廊裡的女人》、《小三子，回家吧》出版後，2016年再發行《夢回清河》、《花開有時》（原名《燄》）兩部長篇小說。巧合的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編纂的《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77：於梨華》也同時亮相，再加上長年定居美國已高齡86歲的於梨華回台，今年可說是非常「於梨華」的文學年。而再版規模最重量級的，則是台文館出版《林鍾隆全集》共30冊，其中一到六冊收錄林鍾隆的長篇、短篇以及未集結小說，這部全集的發行，讓讀者得以窺見向來被視為兒童文學家的林鍾隆的創作全貌。

睽違多年後的經典作家再度出版新作，格外令人期待。阮慶岳《黃昏的故鄉》、葉姿麟《雙城愛與死》距上一部作品分別為10年和16年，均獲選《亞洲週刊》的十大中文好書（小說類），《黃昏的故鄉》更入圍2016「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可見寶刀未老。此外，馬紹·阿紀18年後的《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李金蓮26年後的「半部眷村小說」《浮水錄》，這些創作也同樣引發關注。最受文壇矚目的，莫過於王文興睽違17年、耗時13年創作的第三部長篇《剪翼史》。以細琢選字與聲韻要求聞名的慢產小說家王文興仍秉持小說實驗的一貫風格，這一次雖然更大量變異扭曲標點符號、空白及字體的類型大小以營造小說的空間和情緒，但在網路語言日新月異的今日，使用注音、不合常規的斷句似乎早已稀鬆平常，也因此《剪翼史》引燃的震撼強度顯然不若1976年的《家變》。

還有一類非專職的小說家，將他們的專業領域寫入作品中，這類小說居冠的行業別是律師，如陶龍生《曲與直：美國法庭真實故事》、賴芳玉《影之光》、呂秋遠《星光》，分別以法庭故事、兒童監護權及性侵事件為藍本，探析情理法的位階與赤裸人性的呈現。再如從警25年的呂博在《惡行之外：警界的31個破案真相追擊》一書中構築一名警察所見的浮生社會；任職於半導體科技業工程師的靈抹，將時序設定在未來的2030年，在《奈米叢林》寫下半導體業內部人事鬥爭、業界間諜的故事；葉宣哲醫師以《小鎮醫師診療物語》一書寫出在診間形色各異的眾生相。這些專業人士大多沒有漂亮的得獎履歷，但這些專業現場由他們執筆構思為文，更添歷歷在目的真實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他們大多利用閒暇之餘創作，因此大多是他們的第一部小說集。

五、文學跨界

2016年有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小說出版的宣傳除了採行舉辦講座的傳統方式外，紛紛跨界或結合其他領域，打破文字媒介的單一形式呈現，將小說以更多元的面貌呈現。首先，有不少小說被改編成劇本，透過演出重新詮釋作品。大眾最便利觀賞的電視劇自然為導演的首選，楊麗玲《戲金戲土》由王為導演改編成《阿布拉的三個女人》，探討台灣1930至1950年代電影發展興衰史；謝里法高達50萬字的《紫色大稻埕》，是一部講述台灣日治時期美術發展的歷史小說，由葉天倫導演以大河劇的方式呈現。另一個系列則是文化部於2015年委託的「閱讀時光」系列，延續以影像詮釋台灣文學經典的

精神，2016的「閱讀時光II」改編4部小說：王定國〈妖精〉、吳濁流《先生媽》、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李維菁《生活是甜蜜》，並由每部25分鐘改製擴充為75分鐘的規模。再者是舞台劇，分別有明華園改編演出洪醒夫《散戲》，以及由陳思宏於2014年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的《廁所裡的鬼》由「愛慕劇團」改編演出。電影方面，有林秀赫於2013年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老人革命》，由張清峰導演改編成電影劇本《爺爺的逆襲》，榮獲第6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創投項目的三項大獎：最佳創意獎、坎城新影人基金大獎、MPA亞太合作特別獎，並獲邀參加亞太影展及法國坎城影展，這無疑也是台灣文學宣揚國際的方式。另外兩部《樓下的房客》和《六弄咖啡館》，則是兩位人氣網路文學家九把刀和藤井樹的文學作品改編。值得注意的是，中影於今年度重新修復發行《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小畢的故事》這三部屬於「台灣新電影浪潮」的電影發行數位修復典藏版；另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四小時完整版重新於大銀幕上映。這在消費者偏好聲光娛樂的時代，透過影像反倒能讓經典文學中的畫面深植腦內，不啻為認識台灣文學經典的絕佳途徑。

除了將小說改編成電影外，還有將小說以CD方式錄製呈現，黃春明就出版《聽見·黃春明：給自己寫的台灣小說留下聲音》的有聲書；還有搭配各項策展活動，如8月26日台中文學館開館，除安排楊遠特展外，同時舉辦「楊遠野菜宴」，也可說是飲食文學的另一種呈現。綜言之，小說跨界的主要目的，不啻是讓大眾經由另一種媒介認識台

灣文學，當然更重要的，希望藉此能刺激出版市場的買氣，以九把刀《樓下的房客》為例，據誠品書店統計，在電影上映後，小說銷售量成長了269%，可說是打造小說與電影相互加值行銷的成功典範。

六、文學獎

象徵中央最高榮耀的第35屆「行政院文化獎」，由「台灣文學之母」鍾肇政獲獎自是眾望所歸。各縣市的地方文學獎一如既往，是新銳們摩拳擦掌的絕佳表現場域。今年新增的獎項有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的第1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首獎從缺，由李旺台〈播磨丸〉、朱和之〈逐鹿之海〉獲選佳作。另外，國藝會也對執行14年的「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新增馬華文學一類，由馬來西亞籍的企業家贊助經費，首屆由賀淑芳以1969年馬華種族衝突的「五三一事件」為核心的《繁花盛開的森林》拔得頭籌。

而每年備受關注的報紙文學大獎繼2014年後又有了重大的變化。兩年前「聯合報文學獎」轉型為「聯合報文學大獎」，改由評選而非徵文的方式頒發101萬的獎金給一位仍在持續創作的作家，今年由吳明益獲獎。「時報文學獎」於今年4月1日仍發出徵文訊息，未料在7月18日竟無預警的宣布停辦，令人錯愕，引領文壇風向三十年的「兩大報文學獎」就此走入歷史。三大報文學獎今僅剩《自由時報》的「林榮三文學獎」，這或許是在網路世代，報紙副刊的影響力逐漸趨弱的必然走向。

今年幾個重要獎項的獲獎者多集中在王定國、甘耀明、平路和李永平這幾位小說家

身上。2013年自建築業重返文壇的王定國，以其獨特的說故事魅力和特有的寫實美學備獲佳譽且得獎連連，第一部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也開出紅盤，獲第9屆「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入圍2015台灣文學獎及《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好書入選作品。此書以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投射喜悲交替的人生，訴說愛中埋藏恐懼的滄桑之美；續航力滿格的王定國於2016年緊接著出版中篇小說集《戴美樂小姐的婚禮》，再寫糾葛在親情、愛情中的掙扎人生。氣勢頗具強勢後勁的甘耀明也以《邦查女孩》一書獲文化部的雙料獎項：第9屆「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及第40屆「金鼎獎」，同時也被華文國際互聯平台選入「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台灣」中。「邦查」指阿美族，這部耗時12年才完成的小說以花蓮林田山林場為軸心，透過古阿霞及帕吉魯的愛情故事，將整個台灣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碰撞呈現出來。平路則獲第39屆「吳三連文學獎」，並以《黑水》獲第40屆「金鼎獎」的優良出版品推薦。《黑水》的素材來自轟動全台的八里「媽媽嘴咖啡店」命案，以她慣常的後設技巧演繹，除再次揭穿男性權力的神話外，更呈現那幽微又不為人見的灰色地帶人性。李永平則一舉拿下第19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第6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朱鴿書》獲第40屆「金鼎獎」文學圖書獎。字數長達九十萬字的《朱鴿書》是「月河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前兩部為《雨雪霏霏》、《大河盡頭》（上、下），此書仍採用他在《海東青》中塑造的台灣小女孩朱鴿為主角，這次安排朱鴿自台灣穿越百年前的婆羅洲原始雨林，獨自展開一趟破天荒的奇異探險，讓

身為台灣的讀者透過文字探訪這個遙遠又神祕的國度。

七、觀察2016

2016年相繼辭世的畢璞、馬景賢、王拓、陳映真，他們都為台灣文壇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小說創作，也啟迪了後之來者。若綜觀2016年台灣小說的創作和出版，長篇小說的續航力依舊，或許是長篇小說獎助及文學獎發揮了推波助瀾之功。國藝會自2003年來成立「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以來，已出版31本長篇作品；2015年更進一步委由文訊雜誌社承辦「華文國際互聯平台」，選出華文長篇小說優秀作品，以利與國際交流。2004年，九歌出版社也擘畫「新人培植計畫」，鼓勵有志者創作長篇小說。再者，全球華文星雲獎專設歷史小說類以及第1屆「台灣歷史小說獎」的開辦，高額的獎金或許也吸引不少寫手投入長篇小說的創作。另一個現象是，在網路資訊快速的數位時代，小說跨界也展開各種可能，從電視、電影、舞台劇到各種策展活動，這些複合式的文學呈現不外乎是為了讓更多的大眾願意進入台灣文學的世界，後續的變化仍值得觀察與期待。